



所谓“老白浪”，有别于广义上的郟阳区白浪镇，单指现今郟阳区白浪镇白浪村及与之毗邻的陕西省商南县湘河镇白浪社区，这一带不仅属于湖北省和陕西省，还犬牙交错着河南省的少量土地，本地人口头统称为“白浪口”。

白浪口是一个独特的所在：地方不大人不多，却分属三个省份。湖北、河南、陕西人世代杂居于此，和谐共存，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本省外省，都是乡里乡亲，都是这一方水土的主人。

作为三省人共建的家园，这里的商业活动自然具备别处没有的优势，尤以改革开放后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最为兴盛。譬如，白浪街虽是条村街，长度也不过区区半里，却集中了鄂豫陕三省的三家国营供销社，以当时来说不亚于如今的三家大型超市，要知道，那时三个乡镇各自的中心集镇也不过只有一两家供销社。因此，在乡镇买不到的东西，在这条街上反而能买到，白浪口的商业辐射力和吸引力自然非周边村镇可比。

每年腊月初十杀年猪伊始，白浪街的商业氛围便如发酵的小窖酒，一天天浓烈起来。天刚亮就有好多人围在十字路口的大锅前，以便第一时间抢上好的前夹肉、后座肉或白净的板油、花油，供过年食用；扯布做新衣服的家庭主妇都涌进路旁的湖北供销社——这是街上最气派也是唯一的两层钢筋水泥建筑，外墙贴石灰马赛克，东边三间门面是药材土产收购部，西边七间是百货日杂五金电料农资农具齐全的大商行，尤以布匹花色种类最为丰富。且说那边肉架子前的人们心满意足地提着肉或油往回走，一边欣赏一边接受旁观者的啧啧夸赞与评头论足，直把没抢到肉的人肠子都悔青了，埋怨自己来迟了或不够果敢；这边供销社里售货员动作麻利地用木尺量着一卷卷布匹，再用剪刀在布的侧端剪个小口，但听“刺啦”一声脆响，徒手便撕扯下一块整齐的布料。买布的妇女喜滋滋地接过来，到另一柜台排队结账，又见那收钱员把算盘珠拨得噼里啪啦作响，然后口齿清晰地报出数目。不绝于耳的扯布声、节奏有致的算盘声两相呼应，买家卖家眉笑眼开，各自欢喜。

对河南省的供销社收购部门脸朝西，左右两侧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各类物品当前的收购价格。卖龙须草绳、草毯、桐子、中草药、竹箩筐的人陆续来到黑板前，心里估算着自己能卖多少钱，然后再去其他两家收购部比较，确认好后，方卸下肩上的担子、蛇皮袋，一边蹲下来歇脚，一边等待收购部的人验货。收购部人员把一台有着四个轮子的大磅秤推到门口，让卖家把货放上去过秤，称毕再让卖家把货挑进后仓库。

卖土产山货的老乡把数了多遍的钞票用手绢包好，揣进贴身衣服口袋，又掏出一杆金黄的旱烟，刚点燃，就听到收购部的人高声嚷嚷：“不准吸烟！这儿不准吸烟，龙须草引着了可不得了哇。”大伙便一哄而散到湖北供销社买米去了——他们多半来自陕西的一些乡镇，当地不产大米，买米只能到白浪镇。

陕西省的供销社坐落于白浪街以北300米处，这里的白砂糖、“公主”烟、“西凤”酒最为畅销。三省乡镇上“吃国家粮”的人（指“非农业户口”的公职人员）常来购买这几种货品。柜台里几位营业员进进出出忙个不停，连口水也顾不上喝。店门外的自行车停了一大片，倘若被那个赶马车的冒失鬼撞倒，必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哗啦啦、齐刷刷倒下。

上午11点刚过，街西的吴海明饭店已将一块块铺板门卸下，开始生火做饭。进门右侧即是两口连体锅灶，人字形烟囱直



老白浪的腊月

孙策



通屋顶，一口锅里倒了半锅香油，火生起来后用一块铁皮堵着灶门。不一会儿，锅里的油开了，吴海明把面盆里的面揪成一个一个面坨，用一个沾满油的啤酒瓶把面坨擀成条状，丢入油锅，那面坨便如同一条小鱼在水里欢快地游泳，渐渐膨胀起来，变成大鱼。伸出一双巨大的竹筷子夹着，来回翻滚，少顷，“面鱼”便湿漉漉地出锅了。起锅，控油，复如此。阵阵香味从装油条的铁丝篓里飘出去，瞬间吸引了整条白浪街的馋虫。

远来的赶集人都在这里吃得满口流油，临走还要给家人“带个包儿”。更有吃吃货完油条还不算，铁定要到杨方泰馒头店买个馒头。也难怪：那馒头细白如雪，松软有弹性，入口香甜有嚼劲，倘若再佐以豆腐乳或蒜辣子，真叫一个“带劲”。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老街坊们还念念不忘呢！



腊月二十以后，老白浪人进入“忙年”倒计时，到处都是风风火火的场景。

东头杨奶奶家的缝纫店、十字口苏兰英缝纫店以及街心贾长明缝纫店都已停止接活，通宵达旦赶做客户预定的新衣服；董来志的豆腐刚出摊，就被拿着黄豆来换豆腐的人瓜分殆尽；阎太光家对门电磨坊的机器从早到晚“嗡嗡”响个不停，碾米的、磨面的、打苞谷糝的，或肩扛或手提或拉着板车，往来于此持续不断。有人背着刚出炉的白面粉就往赵家压面店赶，路上盘算着得准备多少干面条，供刚结婚的儿子儿媳去双方亲戚家拜新年，哪晓得压面店里人满为患。压面店门外的竹竿上挂着一排排整齐的面条在晾晒，店主人脸上手上沾着面粉，正操着大刀“咔嚓咔嚓”切着干面条……

除了缝纫机的嗒嗒声、电磨坊的嗡嗡声，还有杨文久铁匠铺传出来的叮当声，那是农人们在定制或维修农具，为开年的春耕做准备；更有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隔一会儿便响起来，惊得枝头上的麻雀飞了回来，来了又飞——这是街上卖鞭炮的商贩在“试炮”做广告，以招揽顾客；三家供销社的双卡收录机都无一例外全天候打开，这边播放着欢快喜庆的豫剧《拾花轿》，那边放着铿锵有力的外国摇滚乐《猛士·士的高》，还有一家正在播放相声段子，把几个老头老太太笑得合不拢嘴……

学生们放了寒假，街上的人更多了。写对联、卖年画的摊位支了起来，戴着老花镜的退休教师浓墨饱蘸，在大红纸上写着新年愿景、盛世太平。爆米花的炉子前围了许多顽童，只等那“砰”的一声巨响过后，便一窝蜂去拣拾散落一地的美味；卖甘蔗的摊位前是一对对大孩子在进行的“劈甘蔗”游戏，且看手起刀落后谁劈掉的甘蔗皮最长，便是最终赢家；卖瓜子糖果的零食摊前站着一群撵不走的小屁孩，眼馋地望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吃食，时不时咂巴着小嘴；老唐婆也挪着碎步提着篮子来赶集卖“饼子馍”，那“饼子馍”烙得焦黄，咬一口酥脆掉渣唇齿留香，办年货的人都少不得要给自己孩子捎一个回去；储蓄所里也排起了长队，有存钱的有取钱的，更多的是老年人来兑兑带着油墨香味、四角扎手的新纸币，大年初一给拜年的孙辈们发崭新的压岁钱；就连陈安宇的卫生室也挤满了男女老少，有个小毛病都得抓紧治断根，谁也不想拖泥带水到年后。

滋味悠长古盐道

王琼

从房县县城出发，一路穿湖北省竹山县、竹溪县，过陕西省平利县、镇坪县，目的地是重庆市巫溪县大宁镇。

去的时候本来准备抄近路走竹溪县境内的十八里长峡，翻大巴山就到了。然而导航把我们引到了竹溪“鸡心岭”，那里是盐道上最高最险要的地方，也是渝鄂陕交界地，是有名的“脚踏三省”之地。

“鸡心岭”的最高峰，是去大宁镇和大宁河必经的万丈悬崖路段，多少岁月，多少代人吃的盐就是挑夫从这壁立千仞的羊肠小道，一担一担肩挑背驮、一脚一脚丈量山路，一天一天不辍奔走着运送出来的。

在我小时候，家里缺吃少穿，但不缺盐。当时可以去大队部供销社买盐，也可以拿鸡蛋换盐。有一年听说盐要脱销，父亲在阁楼上放了一个中号瓦缸，买了两大包盐存放，约有一百公斤。结果吃了几十年，也不见盐脱销，最后一直吃到盐结成坨。每次母亲使唤我去阁楼上挖盐，我只好把成坨的盐砸一砸，才能挖一罐盐。

盐是百味之首，可以无油，但不能无盐。当年在房县，听说“一斤盐换一斤木

耳，一斤盐换一匹土布”。现在“一斤木耳至少三五十元”，可见当时盐何其稀缺珍贵。

讲着盐的故事，不知不觉，在巴山楚水间，我们从沟底爬上山顶，又从山顶下到谷底，体验了唐代诗人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诗的伤感低沉和艰辛不易：“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阳光正好，鸟声萦绕。从“鸡心岭”最高处盘旋下到沟底，就是清澈美丽的大宁河。顺着大宁河，就到了日思夜盼的大宁盐厂。大宁镇有两条河，一条是流经盐厂的后溪河，当地人叫小河，一条是公路边的大宁河。小河从右侧大山里流出来，一路带着盐泉，催生了盐厂，流进了大宁河。两条河呈丁字形交汇。

在大宁古街，每走一步都心情沉重，我怀着对盐厂虔诚的复杂心情，走完了生产街、解放街，一直走到路的尽头。看着桥下的后溪河，看着河里的盐水，看着整

腊月里天天都是好日子，每天都有送亲、迎亲的队伍从白浪街经过，有时甚至一天好几拨。那些迎亲的响器班跟着抬嫁妆的队伍在人如潮水的街市上吹吹打打缓慢前走着，挤出一身汗也出不了“包围圈”，管事的“行人头”见男人就发纸烟，逢女人和小孩就撒喜糖，再点上一挂大鞭炮，震得看热闹的人直捂耳朵，眼瞅着闪开了一条缝，队伍趁机一溜烟突出了“重围”。小孩们捡炮的捡炮，抬糖的抬糖，闹成一锅粥，不是踩上别人的脚就是撞到大人们的腰，搁平时肯定要招一句“眼瞎了”，可如今大家都和和气气的，脸上挂着笑，没事一样。还是那句老话：腊时腊月了，谁不想新年顺顺当当，哪个愿意找闲气生？

腊月廿三小年一过，可就快“年三十看黄历——年前无日”了，各家各户年货差不多已置办齐备，都忙着洒扫庭院。屋里屋外房前院后拾掇得清清爽爽后，主妇们安排孩子去刨墙根沙堆里埋着的萝卜，自己则提着一大桶衣服床单来到白浪河。河两侧都是妇女，上游是淘菜的，下游是洗被面床单枕套的，“梆梆”的棒槌声此起彼伏，像极了啄木鸟啄木头的声音。

做生意、开店铺的男人白天忙碌一天，晚上打了烺还得出去收债。“新年清旧账”是老规矩。欠账户赔着笑脸迎债主进门，“有钱钱交代，没钱话交代”，只要讲诚信，好商好量说明原因，许下还款日子，白浪街的商家们都不是冷血无情的人。

每逢佳节倍思亲，过新年当然不能忘记老祖宗，慎终追远是传统。腊月廿九这天，老白浪人雷打不动要给已故的先人上坟烧纸，若父母已故，子女还需送灯。灯是用墨水瓶做的，装着煤油，用铝质的牙膏皮卷一卷棉线做灯捻子，外面再做个防风罩子围上。夜幕降临，山上星光点点，山下万家灯火，似乎先人们也在过年，给了晚辈们诸多慰藉。

常言道“年三十还有半天集”。大年除夕中午12点前，商店、小贩还正常开门摆摊，少啥漏啥的还可以抓紧时间置办；理发店的客流量在这天上午达到顶峰，人人都想在新年前拾掇个溜光水净。也有的人家早上天还没亮就开始放鞭炮过年了，这是少部分陕西、湖北老乡的“过早年”习俗，另外还有晚上过年的，他们都是从外地移民至白浪口的人，他们依然坚守并沿袭各自祖辈相传的过年传统。大部分主流白浪人都是中午过年，正午12点已到，商家关门，农家闭户，路人匆匆赶回家，新桃换旧符，火红的春联贴上了门庭，团年大餐端上了桌，热闹了一个腊月的街市突然变得空荡荡的。但寂寞只是暂时的，一霎时“前村后村燎火明，东家西家爆竹声”，鞭炮声如雷霆天撼地，硫磺烟火经久不散；男女老少笑容满面，家家户户喜气盈门，至此与旧岁依依惜别，与新年盥盥欢，每一缕春风都传递着同一条信息：过——年——喽！

个古街，看着不远处的盐井，眼前不时浮现出挑夫挑盐的艰辛画面，眼角不禁泪流不止。

一鼓作气走完街道，录视频，拍照片，看遗迹，摸墙砖，忆往昔，喝盐水，试图用这些方式去铭记盐厂。令人欣慰的是，繁荣几千年的盐都正在转型，以另一种面貌面向世人：曾经晒盐的池子人满为患，人们正在享受盐浴；曾经的河水两岸，已成烧烤亲子戏水的好场所；曾经的几条老街，随着岁月的侵蚀，多数房屋已老化、倒塌，现在老街被原封不动保留着，正在修复、保护。盐都正在演变成一个让人怀念盐、怀念时代、怀念生活的载体和景区。

返回时，我再次绕道大宁盐厂，有意倒空几个矿泉水瓶，从一口盐井里灌了几瓶盐水带回。回家那天，文友收到我带回的盐水，大家表示要贴上标签，永久收藏纪念，上书：重庆市巫溪县大宁盐厂盐井卤水。

我们相约，下次还去大宁盐厂。相信，那时它一定会有更多蝶变，沧桑的更沧桑，繁华的更繁华，厚重的会更厚重。

新郟阳赋

高霜木

如练汉江，不舍日夜，夫亿万养育润泽，何止夹岸青山，千里青腴！汉江之恩泽，乃当汉民族之母祖，汉文化之滥觞而凿凿无虚。星移斗转，日月轮回，欣“南水北调”中线贯通江淮河海，滋润京津冀豫，无量汉水因更秀其姿，更美其名，更播其善，更厚其德也！

水盈山浮，景异色新，物貌演变，心象相随。今日之“水都”郟阳，烟波浩渺，岸依水，水接天，桥似檐，楼如帆，择水居，雾为幔，廊风清，心怡然；天高水阔，江鸣盘桓，桃李修竹，翠峰柳岸，黑瓦白塔，啼莺飞燕，笙歌酒旗，渔舟唱晚……激滟中原地，胜绝美江南！

噫，斯循道而行之水文化，翻天覆地，脱胎换骨，百媚千柔，万种风情。歌以吟之，幸甚至哉。

风入松·小雪夜感怀

陶敏

夜凉冬霏露霜融。瑟瑟寒风。卷帘无寐青丝乱，推玄窗、人影谁同。弯月一轮云共，那寻六瓣飞空。

早梅妆点意朦胧。好梦无踪。痴心一片清宵伴，寄相思、山水千重。缱绻情怀依旧，不期成日相逢。

吃笔盖的男孩

谢云燕

秋日，楼下书廊里的凌霄花早就随风不知道飘向何处了，反倒是午日阳光给人一阵温暖，斜照在瓷砖地面上，明晃晃的。一阵风吹过，只见一群学生急急忙忙冲向教室。期中考试试卷发下来后，教室里慢慢安静下来，我开始巡视，指导他们正确填写班级、姓名。巡视一圈没什么问题，我坐下放空大脑。若说监考的好处，就是省了很多唠叨，不用动脑讲课，不用做思想工作，不用反复地喊着让大家安静下来。当然，因为监考的严肃性，也不能做其他事情，清空大脑就属于我最闲散的事情。把最近的乐事喜事想一想，自己坐在讲台上暗自发呆；把最近待办的事情捋一捋，话费、物业费该缴了，带老妈去武当山的承诺还没有兑现……生活就是这样，在琐碎繁杂中慢慢前行，尽管是无限的重复，却又不可或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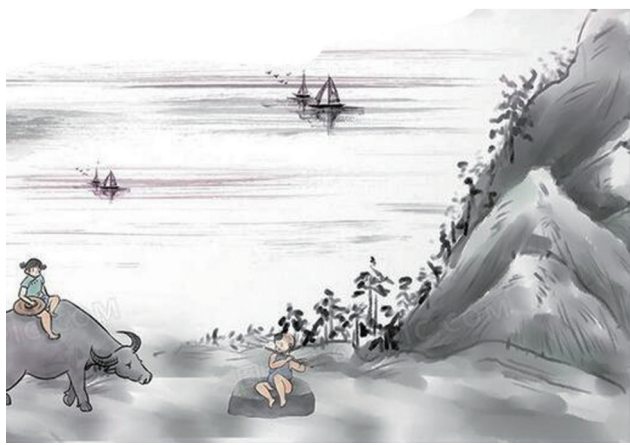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我正沉浸在人间烟火的俗事中，一阵声音传来。我立刻警醒起来：是谁的桌椅在晃动、还是在拉扯、考场上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四处看看，没有发现声源。过了一会，“咯吱咯吱”声又传来。这下我终于看清了，是从窗边一个男生的嘴里发出来的。走过去一看，发现他正把笔盖含在嘴里来回翻滚。我突然有点想笑，看来他是真的没有什么可以咀嚼了，笔盖倒成了美味。我想他应该很快会停下来，就没有提醒，可是过了一会，却发现他没有停下的意思。我走到他面前：“不要吃笔盖了，不卫生还影响他考试。”他抬起头，羞涩地点点头，从嘴里拿出笔盖。

两个小时的监考十分漫长，我有些困倦了，就在思维有些恍惚时，那个吃笔盖的男孩举起了手。我来到他身边，他小声说：“老师，那个同学的一包纸掉地上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看到墙边静静躺着一包纸。“好的，我知道了，你赶快答题！”我示意前排孩子捡起掉在地上的纸。回头看看那个吃笔盖的男孩，午后的阳光正随着他一起一伏的动作波动着。若是以前，我肯定要告诫他不要乱动，但现在我好像已经不再那么苛求了。他只不过是考试寂寞了咀嚼一下，一颗萌萌童心如这午后阳光般，乐进我心里。

童心，如流淌的岁月一般沉淀、成熟，一品一安然，一路一清欢。终究，红尘之中的赶路者，看过了满树繁花，却道是“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听过了闲谈杂言，只当是“闭门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张”；品过了苦涩冷茶，也说是“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殊不知，那是我们丢失了最初的单纯，在岁月中挥霍后才发现，离最真的我们已渐行渐远。我们忘记了曾经坐过的教室板凳，忘记了第一次哭泣的双眼，忘记了最快乐的一次开怀大笑。而眼下，这个吃笔盖的男孩，不只是为了学习与考试，而是让它荡漾成青春里的一湾清水，不急不慢，自由向前。

“离考试结束还有十五分钟。”广播声把我和学生们吓了一跳。“老师，我要上厕所。”还是那名男孩。我知道，如果考试再多半小时，他一定还有许多事情。虽然上厕所需要有另一个监考老师陪同，但我还是让他快去快回。我一边在教室里巡视，一边偷瞄着教室门外。“哒哒哒”，他踩着欢快的脚步过来了，翘着脑袋在另一个教室外瞅了一眼，又摸了摸光溜溜的栏杆，许是看到我在监督他，才一溜小跑回来。

考试结束了，阳光也渐渐西斜，只留在教室窗台边的一小缕，一如童心久久恋恋。



去年夏天，天气甚好，万里无云，我们五个“追盐人”一大早就踏上了“重走古盐道”的征程。我们的主题是探寻房县至重庆市巫溪县宁厂镇古盐道，讲盐的故事。这是一次忆苦思甜的实践，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教育。